

遙想—— 德先生

百年來知識份子的
歷史格局

潘光哲 —— 著

南方家園

Homeward Publishing
Reappearance HR 009



遙想—— 德先生

百年來知識份子的
歷史格局



指導單位：中華文化總會、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基金會
出版統籌：中華新文化發展協會、胡適紀念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遙想「德先生」：百年來知識份子的歷史格局 / 潘光哲著. -- 初版. --
臺北市：南方家園文化，2011.12
面：公分. -- (觀望；HR009)
ISBN 978-986-87534-5-7 (平裝)

1. 民主政治 2. 政治思想 3. 文集
571.607

100024460

南方家園出版 Homeward Publishing

書系 再現・Reappearance

書號 HR009

作者 潘光哲

主編 洪于雯

企劃編輯 黃榮慶

特約編輯 范軒昂

美術設計 賴佳韋 cwlai0719@gmail.com

發行人 劉子華

南方家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NANFAN CHIAYUAN CO.,LTD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 12 巷 66 弄 22 號

電話：(02) 25705215-6

24 小時傳真服務：(02) 25705217

劃撥帳號 50009398 戶名 南方家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 E-mail: nanfan.chiayuan@gmail.com

總經銷：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9178022

傳真：(02)29156275

印刷：約書亞創藝有限公司 joshua19750610@gmail.com

初版一刷 © 2011 年 12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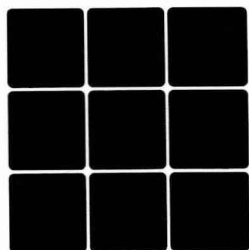
定價 © 320 元

ISBN 978-986-87534-5-7

Printed in Taiwan ·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遙想——
德先生

百年來知識份子的
歷史格局

潘光哲 —— 著

南方家園



● 胡適與雷震

004 推薦序 — 王汎森

006 自序

第一部：想望「德先生」的上下求索

010 1 《自由中國》和戰後台灣「黨國體制」與「民主經驗」的記憶文化

070 2 傅正與一九五〇年代的台灣民主意識：
以《傅正《自由中國》時期日記選編》為中心

114 3 張忠棟教授與現代中國／台灣自由主義人物的研究

136 4 誰的憲法？怎樣的奇蹟？推介《制憲風雲：美國立憲奇蹟》

146 5 民主與俗世「支配意識形態」的再思考：評法蘭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

第二部：理解「五四」與「知識分子」的歷史格局

162 1 「啟蒙」與「救亡」的思想播臺：關於「五四」的若干思考

210 2 五四的歷史解釋：戰後台灣

222 3 時代的呼聲：台灣「知識分子論述」的回顧

234 4 誰的「七〇年代」？閱讀鄭鴻生《青春之歌》的一些想法

推薦序 — 王汎森

一九九〇年代的某一天，張忠棟老師招待我們到他家吃飯，我首次見到潘光哲。當時的光哲一臉桀驁，慢慢地，我才發現他其實是個謙遜、古道熱腸的人。

光哲讀書極勤，特別願意投注心力在原始史料的廣泛蒐集與細密閱讀。他對近現代歷史材料的熟悉與掌握，非常突出，是我經常請教的對象。因此，他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做到盡量避免以「後見之明」來理解歷史錯綜複雜的過程，同時還能提出一些總體的概念，以概括歷史的特色。

光哲的這本書，不盡是純粹學術的研究，然實自有特色。譬如他認為，我們雖然可以將一九五〇年代的台灣，視為「黨國威權體制」形成與鞏固的年代；可是，當時台灣在「黨國威權體制」之下的具體生活及歷史經驗，不該與其他地區的威權體制等同並觀，一刀切平。他詳縝析論《自由中國》雜誌與傅正日記的文本，並提出「記憶文化」的解析，便是值得重視的。他並不贊成以犧牲歷史的豐富性與多樣性為代價，而對「五四」提出概括式的歷史解釋，強調應該開展「深描細寫」，避免「觀念的暴政」；他回顧「七〇年代纂史學」的意義，解釋台灣「知識分子論述」的脈絡，聲言應該開拓台灣思想史的領域，可說也算是頗有識見的主張。

我個人向來強調，研究歷史，應該注意「事件發展的邏輯」，認識思潮和觀念同競共爭的場景，發掘其間的複雜性、豐富性及內在的張力；相對的，如果沉迷於「後見之明」，偏向於以結果推斷過程，難免受到過度目的論式思維的限

制。光哲這本書與此關心，大體不謀而合。

光哲曾經在史語所與我一起進行《傅斯年檔案》的整理工作。整理這批檔案，既是史學基本工作的訓練，也是耐心的考驗。一一清理《傅斯年檔案》裡數千件的信函文稿，分序歸類、辨字認跡、繫時編年，其艱苦不可名狀，但我們也從中學到許多寶貴的知識。

匆促拜讀光哲這本書，我深深感到，「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李白，〈俠客行〉）固然重要，但史學家也應該打開自家的窗戶，與所處的時代互通消息。現實的刺激常常是史學研究問題的來源，同時研究歷史也不應該和時代的關懷脫節。適度的社會參與，對史學工作者來說，是把握歷史多重樣態的機會，也是歷史思考中非常寶貴的一環。

光哲熱心參與弘揚自由主義的事務，於此頗有表現。我們除了祝賀他以這本書展示其學術成果與社會關懷之外，也期待他的下一本大書。

自序

自從進入史學的殿堂以來，嘆其宮室之美壯，徬徨摸索，莫知所歸。屢經師長的指導、友朋的切磋，聞見益多，知識益廣，才逐漸地確定主要的問學興趣，尋覓到可以安身立命的一隅。這部文集，就是個人摸索徬徨的紀錄之一。匯總為一帙，青澀的痕跡，固是斑斑可數；自覺若干讀書研史的心得，還能反映個人研析歷史的主要關懷與問題意識的所在，尚或可登大雅之堂，多少也具有參照的價值。

整體而言，這部集子裡收錄的文章，以民主的探索和知識分子的研討為主要焦點，體例不一，或有精細的研究，或出以粗線條的描述，要旨則一，既對現實生活世界裡民主實踐的歷程、困境與啟示，進行自我解惑；也從歷史的脈絡裡為往代知識分子及其相關活動的認知詮釋，稍予月旦評鶯。關懷所在，本皆是重大的學術工程，個人僅取一瓢飲，自是未必皆可發幽抉微。但是，個人為文立言，總希望可以從踏實的基礎上起步，「以小見大」，不妄空言，取材所本，必詳為註明，「著書不落一字空」，敬盼博雅君子多所教正。

第一部分以想望「德先生」的上下求索為題，大體是從歷史／政治思想的雙重角度進行探研的成果。討論《自由中國》及其重要參與者之一傅正的歷史遺產部分，從一九五〇年代的歷史脈絡入手，詳縝析論《自由中國》的文本，並藉整理傅正工作於《自由中國》時期之《日記》的機緣，述說《自由中國》同仁與傅正為民主而奮鬥不懈的意義，希望能夠將之轉化為足可同潤共享的「記憶文化」，進而對吾人共同追尋民主理想的現實處境，提供思想滋養之益。已故

業師台灣大學歷史系張忠棟教授以研究現代中國／台灣自由主義人物而聲震史林，筆者承受師恩，檢討其學術遺產之貢獻，指陳後來者當如何承繼其研究業績與志業，昂首以進。書評兩篇，則針對傳播美式民主的思惟樣態，略予針砭。評論《制憲風雲：美國立憲奇蹟》的主軸，是將美國立憲的意涵視為「奇蹟」的觀點，進行初步的反省；至於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則將美式民主的表現，當成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筆者也提出相當的批判。傳播美式民主這等思惟樣態的論說與行動，至今依舊未絕，那麼，個人提供比較一樣的反省資料，或許有助於我們思考這種思惟樣態的價值。

第二部分，以理解「五四」與「知識分子」的歷史格局為題，主要從歷史的認識角度討論「五四」與「知識分子」的歷史解釋。關於「五四」的歷史解釋，汗牛充棟。筆者強調的是，如何掙脫意識形態的困境，盡力穿過歷史與記憶的迷霧，不要扭曲歷史多音複奏的本來場景。因此，以犧牲了歷史豐富性、歷史多樣性為代價而提出「五四」的宏大敘述，抑或取其一端而將歷史「概念化」，乃至於將歷史「必然化」，恐怕只會造成「觀念的暴政」。同樣的，「知識分子論述」在台灣的文化／言論市場上，始終綿延不絕，筆者嘗試論說這等「知識分子論述」或是「七〇年代纂史學」，與其說是要直面歷史的本相，不如說是知識分子對自我的理想形象的構築，以一己之生命歷程銘刻／喚醒好似理所當然的歷史記憶，設定歷史發展的必然軌跡。其間意義與得失所在，啟示無限。

歲月悠悠，浪起潮落，個體生活的體驗，轉折多重，做為「人」的永恆問題與

現實的困惑挑戰，始終無或已時。身為史學工作者，回顧陳跡故紙，豈容青史成灰。遺憾的是，在當下史界裡，「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研究風潮，居然甚囂塵上。自身的史學實踐與業績，究竟和我們追求理想的生活世界有什麼關係，是否可以多少供應一些足以揭示當下生活體制絕非「理所當然」的思想資源，好似總被丟到九霄雲外。此等史學踐履，不僅在開展知識生產的事業的時候，不能跳脫先入之見的支配制約，以為「凡存在必合理」；還忘記吾輩得以自由自在進行知識的冒險，完全蒙受社會的恩賜。凡此「史學虛無主義」之諸端，泛濫無所歸，真是太辜負一己選擇這份工作為志業的本來旨意了。當然，筆者並不是說史學工作者的學術實踐，可以提供解決現實一切問題的標準答案，抑或設定突破存在困境的金科玉律。只是，史學實踐的工作旨趣，闡發的歷史軌跡，多少要面對自我置身的現實，總該回應自己時代的問題。這部小書，是筆者自我期待的展現，未必真可履踐其志，正期待大雅博學多予示教。

這部小書的編成，首先必須感謝王汎森教授多年來的提攜並不吝賜序指教；楊渡先生的鼓勵雅意，更難忘懷。一切友朋之關切所在，再三感念。南方家園出版社劉子華女士，對本書的製作完成，其功更不可忘。

潘光哲·謹誌

2011年11月12日

第一部

想望「德先生」的上下求索

自由中國

香港航空版

第一卷 第一期
創刊號
胡適人

——目 要——

「自由中國」的宗旨

發刊詞

民主與極權的衝突

自由與平等

獨裁，殘暴，違背人性的共產黨

思想自由與自由思想

青年 本刊開闢青年讀者的篇章

就角 美國的教育週

從赤色家庭解放出來

一個俄國空軍上校到初美國

給讀者的報告

胡適

本社

傅斯年

曹 璽

殷海光

沈 應

本 刊

本 刊

本 刊

本 刊

本 刊

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台北：金山市一巷二號：出版社

● 《自由中國》封面

《自由中國》和戰後台灣「黨國體制」 與「民主經驗」的記憶文化^(註1)

一·導言

創刊於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的《自由中國》半月刊，至一九六〇年九月一日發行最後一期（23卷5期）為止，它在台灣生存了將近十一年，一共發刊二六〇期^(註2)，每期發行數量可高達一萬二千本^(註3)。就一份政論雜誌而言，能維持如此長久的時間，並吸引廣大的讀者群，洵稱異數；它在一九五〇年代台灣歷史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更深受肯定^(註4)，是應該永遠銘刻在人們的歷史記憶裡的一座豐碑。

《自由中國》籌辦之初，以對抗共產主義在中國捲起的時代風暴為根本宗旨，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理念，則被視為是思想鬥爭的理論武器。集合在「自由中國」這面旗幟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以胡適為精神領袖，雷震為行動首腦，在風雨飄搖的時代裡，務求盡其本份地阻擋國際共產主義「赤潮」的氾濫。正如胡適在太平洋上寫成的《自由中國》的宗旨^(註5)：

我們在今天，眼看到共產黨的武力踏到的地方，立刻罩下了一層十分嚴密的鐵幕。在那鐵幕底下，報紙完全沒有新聞，言論完全失去自由，其他的人民基本自由更無法存在。這是古代專制帝王不敢行的最徹底的愚民政治。這正是國際共產主義有計劃的鐵幕恐怖。我們實在不能坐視這種可怕的鐵幕普遍到全中國。因此，我們發起這個結合，做為自由中國運動的一個起點。

我們的宗旨，就是我們想要做的工作，有這些：

第一、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各級的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

第二、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鐵幕之下剝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不讓他擴張他的勢力範圍。

第三、我們要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

第四、我們的最後目標是要使整個的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

胡適的這一段話，都出現在此後每一期《自由中國》的封底裡，深具「標竿」意義，也應當是檢視《自由中國》努力方向的最高判準。

不容否認的是，《自由中國》的面世，和流亡台灣意欲重振旗鼓的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政權及其最高當局，有密切的關係，甚至獲得了相當實質的支援^{（註6）}。然而，既然以自由與民主等理念，開展「反共」鬥爭的事業，《自由中國》同仁開展的「反共論述」^{（註7）}，就不會與反自由與反民主的威權體制同聲共調，這分刊物也為了實現與堅持自身楊棄的理想，終於走上向國民黨在台灣形塑的威權體制挑戰的道路。《自由中國》對於威權體制竭力掩蓋的敏感問題，絕不迴避；對於威權體制弄權恣為的錯誤，絕無妥協。《自由中國》犀利的針砭所及，鼓舞著苦悶的精神，激動著蟄伏的人心。在整個一九五〇年代，《自由中國》是台灣最受矚目的政論刊物，影響遍及海內外。

黨國威權體制面對《自由中國》的筆鋒文采，在以理服人的層次上，完全沒有

可以回應的本事。他們只能憑恃著自己掌握的國家機器，動用最赤裸裸的暴力來打壓。黨軍文宣機構的「圍剿」猶不足，終於繼之以法笞刑罰，《自由中國》的生命，以雷震等人在一九六〇年九月四日的被捕入獄，被迫走上終點（註8）。號稱「自由中國」的土地，其實是名實不符，沒有自由的。不過，大江總是向東奔流的，黨國威權體制終必也有步向土崩瓦解的時候。時至今日，《自由中國》獨特的生命旅程，不再是重重迷霧籠罩的歷史命題，完全可以跳脫政治神話的囚籠，汲取思想刺激的時代，已經降臨。今日重新回顧《自由中國》的「生命史」，我們可以採取更為寬廣的視野。

從後見之明來說，人們理解一九五〇年代的台灣，往往視之為「黨國威權體制」形成與鞏固的年代。特別是採取社會科學的理論敘述語言，我們或許可以高度概括地論說，台灣在「黨國威權體制」之下，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形成了國家機關對於民間社會由上而下的控制與支配。表現在政治上，是對人民基本人權與基本參政權的限制；表現在經濟上，是對經濟活動和市場行為的管制與操縱；表現在社會上，是對人民團體和社會運動的動員與壓制；表現在文化上，則是對意識型態和教育、傳播體系的塑造與操控（註9）。不過，這樣的語言，其實可以放諸其他地區的威權體制而皆準，不同地域的人類的具體生活／歷史經驗竟被一刀切平（註10）。台灣人民在威權體制之下的具體生活／歷史經驗，在我們的認知世界裡，絕對存在著必須深化與擴展的空間（註11）。因是，如果從一九五〇年代的歷史脈絡入手，詳縝析論《自由中國》上的各種文本，對於台灣「黨國威權體制」建立和發展的歷史，應可得到具體彰著的個案認識。況

且，即令在「黨國威權體制」支配之下，台灣也還曾享有獨特的「民主經驗」（democratic experience）（註12），為生活在其他地方之華人所未經歷品嘗。當「黨國威權體制」崩解，台灣固然從此加入了「新興民主國家」的行列，只是，如何處理黨國威權體制的諸多「遺產」，追求「轉型正義」的實現，尚且未竟全功（註13）。那麼，從史學知識的致用角度而言，重溫《自由中國》的相關論述，以之做為書寫台灣經歷過的這一段「民主經驗」的基礎，並進一步思考，將之轉化為吾人可以同潤共享的「記憶文化」（the memorial culture）（註14），對此後共同追尋民主理想的現實處境，應有思想滋養之益。

二·初期《自由中國》對國民黨的期望

在一九四〇年代末期的時代變局裡，《自由中國》同仁的最初立場，是站在「擁蔣反共」這一邊的。在他們看來，除此之外，儼然別無選擇，沒有「第三條路」（註15）。因此，我們可以從早期的《自由中國》上看到它以社論形式表達了對國民黨即將在台灣進行「改造」的「忠忱」之言（註16）：

用新人，行新政，不僅為今日改革政治之要點，即改革黨務尤應注意此點，願國民黨總裁注意及之。

這簡直是份公開的「萬言書」，竟理所當然地把國民黨總裁設定在自己所要爭取的讀者群隊伍裡了。